

中華佛學學報第 4 期 (p 序 7-序 10): (民國 80 年), 臺北: 中華佛學研究所,
<http://www.chibs.edu.tw>
Chung-Hwa Buddhist Journal, No. 04, (1991)
Taipei: The Chung-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
ISSN: 1017-7132

印順長老的護教思想與現代社會

釋聖嚴
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

p. 序 7

印順長老的著述之多而且廣，在世界佛史上是難得一見的，但他既不是為了做學問而著述，也不是為了生活負擔而煮字療饑，更不是為了求名眩世而寫作，乃是為了正法住世，為了正本清源，為了闢邪顯正，為了向我們這個時代社會，指出何者是正確的佛法，何者是被扭曲了的佛法。由於不斷地出現各式各樣的相似佛法乃至以非法為正法的現象，以致印順長老也有了各個層面及各種焦點的論作，好像泉湧似地滔滔不絕。這是我們在討論印順長老的思想之時，所不能忽略的事。

印順長老主張「從適應現實中，振興純正的佛法」[1]，「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」，「立足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。」[2]而他一再表示：「佛法是宗教，佛法是不共於神教的宗教」，「俗化與神化，不會導致佛法昌明」。「非鬼化非神化的人間佛教，才能闡明佛法的真意義。」[3]

印順長老對於佛教由純而雜的轉變過程及其類別，曾作如此的剖析：「如從人間成佛而演進到天上成佛；從因緣所生而到達非因緣有；從無我而達到真常大我；從離欲梵行得解脫而轉為從欲樂中成佛；從菩薩無量億劫在生死中，演變為即身成佛。」「泛神化的佛法，不能蒙蔽我的理智，決定要通過人間的佛教史實而加以抉擇。」「確認佛法的衰落，與演化中的神化、俗化有關。」[4]這一段話，似乎指的是印度晚期大乘的密教，其實到了中國的佛教，因方便採用儒道諸說，出現了三教同源說而混淆淹沒了純淨的佛法；同時歷代輩出的附佛法外道，也援用佛學名相的佛經佛語來表達神化、俗化的宗教理念。

印順長老所見的佛法，他一再表示是人間化的，他說「希望中國佛教，能脫落神化，回到現實的人間」，他曾寫了講了不少篇有關人間佛教的文章[5]，到了民國七十八年八月還出版了一冊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》。

p. 序 8

印順長老未反對修行及修證之說。但他主張：「理論與修證，都應該以表現於實際事、行來衡量，說大乘教修小乘行，索隱行怪：正表示了理論與修證的偏差。」

[6]他又說：「依戒的觀點，佛法並不重於個人去住茅蓬修行——這是共世間的。」[7]人間化的佛教是以常人的生活，用佛法的心行來淨化自己影響他人，不是光說不做，也不是逃離世間，更不神秘化其言行。

印順長老又說：修行及開悟，當然是好事，「在內心中或身體上，得到些特殊經驗，宗教就是要靠這種經驗來支持。」但是「單講修行，並不一定就是佛法，世界上各種宗教都有修行呢！」又說：「現在有些人，稍微修行，就說前生後世，談神通，這不是純正的佛法。」「佛老人家，生在我們人間，主要用教誡來引導，不是侈談神通，因為外道也有神通。用神通來建立佛教，佛教就和外道一樣了。」[8]可見印順法師處處不忘為我們指出：人間化的離欲法，非神化非俗化的清淨人間法才是佛法。

從印順長老為了復興佛教暢佛本懷的出發點看，他雖欲與世無諍，欲又不得不辯護。不是為他自己辯，乃為正法受到了歪曲，故挺身而出，終身都在找人辯論，找今人辯，也找古人辯。其中較具代表性的，至少有如下幾種：

一、《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》：指出熊十力未以佛法來處理唯識思想，乃是以滿足哲學本體論的求知欲為目的，故有「融佛之空以入易之神」的基本錯誤，柔為假想的玄學，其根本在於「援佛入儒、揚儒抑佛，不出理學者的成見。」又指出：「新論所會通的般若空寂、破除情見等，到底是儒家沒有說明的，即以『莫須有』的辯論法來掩飾。」熊氏以「引而未發」、「大概」、「或者」、「亦未可知」等語支吾過去。類似的玄學式論法，均非嚴謹的印度論證方法所許。

二、《神會與壇經》：這篇文章的副題是「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」。由於胡適在巴黎、倫敦發現了敦煌寫本中有關神會的作品，而論斷壇經的敦煌寫本是壇經的最古之本，其書成於神會或神會一派之手筆。」[10]但是經過印順長老的考據，

p. 序 9

由於壇經中與神會門下所說相合的只是壇經內容的一小部分而已，所以推翻了胡適的主張。當胡適的觀點一出現，佛教界的若干人士僅用禪理的如何高深，並強調壇經對中國文化如何貢獻，且有以人身攻訐的言論都不能使識者心服口服，唯有印順長老站起來說：「唯一可以糾正胡適論斷的是考據」[11]。此為傳統的中國佛教界，帶來了學術化的新風氣。

三、《大乘三大系的商榷》：太虛大師對印度大乘，立三系名稱法界圓覺宗、法性空慧宗、法相唯識宗。印順長老則指出，太虛大師著重中國宗派而用印度三系來含

攝。印順長老著重印度經論，並認為從全體佛教去看，有的從法相而歸宗唯識，也有不歸宗唯識的。故於民國三十年，創說新三系：性空唯名論、虛妄唯識論、真常唯心論[12]。以對現代中國佛教思想有極大的啟示作用，在現代國際佛教學術界，則將三系名為中觀學、唯識學、如來藏學，其涵蓋面則不若印順長老標示的三系名稱來得深廣。

四、《上帝愛世人》：這是因為基督徒到印順長老新建的慧日講堂贈送『新舊約』，勸他研究研究，使他覺得太過分了，而他對於上帝的博愛，唯以理解、無法接受，那種為了愛你而非統治你不可，為了愛人，不惜毀滅人類，從新開始。他所得的結論是：「上帝與人為主奴關係」。並指出聖經中的愚民政策、分化政策，是現代馬列主義的源頭。此文發表後，引來香港吳恩溥牧師及台灣龔天民牧師的反駁、印順長老便再寫一篇「上帝愛世人的再討論」及「上帝與耶和華之間」[13]。現代佛教界中，曾與基督教爭辯的人，尚有煮雲法師及我本人。數百年來的中國近代佛教徒，一向誤以怕事、退縮、投降，為忍辱的美德，看來這一代的有一些人，就有點不一樣了。

五、對律制的辯論：印順長老不是傳統佛教的律師，但他對於戒律問題特別注意，討論得很多。他說：佛教戒律的特色是「道德的感化和法律的制裁，兩者統一起來。」在依戒律生活的僧團裡，「大家都有共同的信念，淨善的行為，彼此和睦，這就是佛教戒律的特質，而發生偉大的作用——正法住世」。

p. 序 10

然又以為現在的中國佛教，並沒有依律而住的僧團，故他主張：「把這裡面的精神原則，用現在的方式去實踐。」

印順長老也曾討論過「中國佛教制度」，他說：中國未曾照著印度僧制實施，所以向著：國家管轄制及禪僧叢林制的兩個方向發展[14]。他也討論了尼眾的八敬法問題[15]、僧裝問題、僧衣染色問題、建設在家佛教問題等。[16]他不是拘泥承襲律制傳統形式的人，而是深入律藏而對現代社會，指出方向原則的思想家。可惜他自己沒有建立僧團，也未真的依據印度律制的精神原則，設計出一套比較可以適應於現代社會的僧團制度來。單從這一點看印順長老，倒頗近於只會看病而拙於治病的學者風貌了。他是開了藥方及藥名，確未告訴我們每一味藥的分量及焙製方法。

（本文於民國八十年四月七日「印順導師思想研討會」宣讀，地點是台北市國立師範大學國際廳）

[1] 《契機契理的人間佛教》第二頁。

[2] 《印度之佛教》自序。

[3] 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自序。

- [4] 《遊心法海六十年》第五十四頁。
- [5] 參考《佛在人間》、《人間佛教序言》、《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》、《人間佛教要略》等。
- [6] 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自序。
- [7] 《遊心法海六十年》第六十一頁。
- [8] 《遊心法海六十年》第六十五、六十六頁。
- [10] 《無諍之辯》第五十七、五十八頁。
- [11] 《無諍之辯》第八十二頁。
- [12] 《無諍之辯》第一百二十五、一百二十六頁。
- [13] 《我之宗教觀》第一百七十九～三百頁。
- [14] 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第五、六頁。
- [15] 參考拙著《學佛知津》第二百一十六、二百一十七頁。
- [16] 參考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。